

曹禺：

戏里戏外

细读影剧大师经典文本 破解传统文化密码模式

中国现代影剧历史上

影剧大师曹禺是最具悲剧意识的一位

他的复杂多变、悲欢离合的影剧人生

同样是充满传奇色彩的悲情故事

本书既是阅读欣赏曹禺影剧

神秘深邃的艺术魅力的必读秘笈

同时也是影剧专业师生和文艺爱好者

从事影剧创作和欣赏的必读教材

张耀杰 著

曹 禺： 戏里戏外

张耀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曹禺：戏里戏外/张耀杰著. —上海：东方出版
中心，2012.1

ISBN 978-7-5473-0420-4

I. ①曹… II. ①张… III. ①曹禺(1910~1996)—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5486 号

曹禺：戏里戏外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270 千

印 张：20

插 页：2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20-4

定 价：40.00 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曹禺早年的戏剧与情爱	3
一 童年时代的神道环境	3
二 南开中学的戏剧活动	8
三 处女小说的男权意识	12
四 中学时代的神圣初恋	15
五 骂人有理的时评杂感	18
六 一网打尽的天谴诅咒	21
七 清华园内的演剧与情爱	24
八 《雷雨》的横空出世	26
九 《雷雨》的发表和出版	28
第二章 “绝子绝孙”的《雷雨》	31
一 原始情绪中的文化密码	31
二 《雷雨》中“最‘雷雨’的性格”	38

三 周朴园的保家护种	40
四 周蘩漪的乱伦通奸	42
五 鲁大海的天谴诅咒	44
六 周冲的阳光天堂	46
七 周萍的人性幽暗	49
八 鲁四凤的在劫难逃	50
九 天谴天堂的诗化悲剧	54
 第三章 应运而生的《日出》	57
一 《雷雨》的演出与论争	57
二 李健吾的《雷雨》评论	61
三 田汉、张庚论《雷雨》	64
四 与张彭春的再次合作	69
五 陈白露与民国美女王右家	72
六 曹禺对王右家的一往情深	74
七 王右家与罗隆基的情爱传奇	77
八 王右家与罗隆基的绝情离异	79
九 应运而生的《日出》	81
十 《日出》演出的轰动效应	84
十一 周扬与黄芝冈的“批评的批评”	86
 第四章 《日出》中的阳光天堂	91
一 陈白露的“有余”与“不足”	91
二 黄省三的“奉有余”	95
三 李石清的“损不足”	98
四 从“有余”到“不足”的潘月亭	100
五 “阎王”加“财神”的金八	101
六 空喊高调的方达生	103

七 以人为本的现代文明	105
八 “予及汝偕亡”的天谴诅咒	108
九 怕官仇富的阳光天堂	112
 第五章 《原野》中的野蛮复仇	118
一 《原野》的创作与演出	118
二 保家护种的焦母	121
三 退化变种的焦大星	124
四 野蛮复仇的仇虎	127
五 花金子的黄金天堂	130
六 白傻子的愚不可及	135
七 原始情绪的全面推演	140
 第六章 舍家爱国的《蜕变》	144
一 从南京到重庆	144
二 关于编剧术的演讲	147
三 《全民总动员》	151
四 与时俱进的《正在想》	153
五 《蜕变》中的权与法	157
六 天谴罚罪的思想改造	162
七 舍家爱国的丁大夫	164
八 清官救星梁公仰	167
九 “屁”一般的孔秋萍	170
十 天人感应的阳光天堂	174
 第七章 《北京人》的男权美梦	177
一 《蜕变》后的精神失落	177
二 方瑞与杨振声的旧情往事	180

三	杨振声与曹禺的师承关系	186
四	《北京人》的戏外情事	189
五	阴盛阳衰的男权王国	193
六	情景交融的秋声秋韵	196
七	天人感应的精神强暴	200
八	天涯比邻的谬托知己	207
九	天堂净土的精神超度	211
第八章 《艳阳天》的“阴魂不散”		216
一	美轮美奂的神话故事	216
二	春水花月的美好婚恋	220
三	盛夏之夜的“舍身爱人”	224
四	一男二女的男权美梦	228
五	自欺欺人的替天行道	233
六	“舍身爱人”的男权神话	238
七	与周恩来的亲密交往	242
八	架不起的彼岸之《桥》	245
九	《艳阳天》的“阴魂不散”	249
第九章 《明朗的天》的戏剧人生		255
一	新时代的文艺高官	255
二	《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	256
三	一男二女的婚姻离散	260
四	《明朗的天》的戏剧人生	263
五	《胡风在说谎》	266
六	反右运动的踊跃表现	272

第十章 垂老之年的人生感悟	280
一 《胆剑篇》的“怪力乱神”	280
二 周恩来论“新的迷信”	286
三 政治风浪中的失魂落魄	289
四 《王昭君》的超凡入圣	293
五 拨乱反正的公开表态	299
六 垂老之年的人生感悟	302
后记	307

引 言

在古希腊,有一则关于“斯芬克司之谜”的神话故事。斯芬克司是长有一对鹰翅膀的女妖怪,狮身、蛇尾、人面、美女头。这种妖怪早在古埃及传说中就已经存在,并作为驱灾祛祸的神圣象征,被置于墓顶或刻于盾牌;大概是在迈锡尼时代,开始流传到古希腊。斯芬克司在古埃及是狮身人面的男性,流传到希腊之后才逐渐演变成为女性,还多出了一对鹰翅膀。

按照古希腊神话中的介绍,天后赫拉的情敌塞墨勒,是忒拜城邦的国王卡德摩斯的女儿。赫拉出于对情敌的报复,委派斯芬克司到忒拜祸害当地民众。斯芬克司来到忒拜,坐在城外的山上向过路人提出一个难猜的谜语,猜不出的人就要被她活活吃掉。当科任托斯国王的养子、同时又是忒拜城邦现任国王拉伊俄斯的亲生儿子的俄狄浦斯来到忒拜时,斯芬克司同样提出这个谜语:“什么生物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晚间用三只脚走路,而脚最多的时候,又是速度最慢,力量最小的时候?”俄狄浦斯一语道破谜底道:“人。”斯芬克司听了羞愤难当,当即跳崖而死。

经过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经典悲剧《俄狄浦斯王》的戏剧化处理,“斯芬克司之谜”被搬上舞台并且流传至今。由于它是关于人的发现和人的命运的谜语寓言,即使被揭开谜底之后,依然具有既普遍又永恒的艺术魅力。通过《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艳阳天》等一系列影剧作品,曹禺贡献给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同样是一个关于中国人的

人生宿命和文化密码的“斯芬克司之谜”。对于这则谜语的解读揭穿,不但不会抹杀其普世永恒的艺术魅力,反而会使人们更加透彻地欣赏其审美价值。

曹禺影剧作品中的文化密码及其难猜之谜,究竟是什么呢?现成的答案是不存在的,要不然,曹禺本人不会先在《〈雷雨〉的写作》中表白说:“至于雷雨象征什么,那我也不能很清楚地指出来,但我已经用力使观众觉出来。”然后又在《〈雷雨〉日译本序》中写道:“那么,我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呢?我这个人胆小谨慎、忧郁、爱挑剔,不能理解自己。我缺乏希腊人的智慧——‘自知之明’,心中只是乱云般的焦躁与一种不可摆脱的迫切的思绪。因此,当我谈论自己的作品时总是模糊不清的。”到了《〈日出〉跋》中,他依然在强调说:“曾经有人问过我,《雷雨》和《日出》哪一本比较好些,我答不出来。……我一个感情用事,素来不能冷静分析的人,只知道哪一个最令我关心。”

好在“不能理解自己”的曹禺,打从南开中学时期就不间断地对自己创作的作品,以及自己从事创作时的思想情绪,进行着不厌其烦的倾诉和表白,为后人解读他的作品中的文化密码及其难猜之谜,提供了最具权威的第一手资料。

谈起曹禺,人们总要从《雷雨》说起。1937年2月,先后执导过《雷雨》、《日出》的戏剧界泰斗欧阳予倩,在《〈日出〉首次演出特刊》中甚至写下“曹禺先生的确是剧坛忽然跳出来的天才者,人家欢喜演他写的戏,我也欢喜导演他的戏……”的风趣话。而在实际上,即使是天纵之才,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成长起来的,曹禺自然也不能例外。早南开中学时期,早熟早慧、情窦初开的曹禺,就在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女孩子的点燃之下,有过一次创作高潮……

第一章 曹禺早年的戏剧与情爱

作为中国现代最为著名的影剧大师,曹禺一生中主要创作、翻译、导演、改编了15部影剧作品,依次是《雷雨》、《日出》、《原野》、《全民总动员》、《正在想》、《蜕变》、《镀金》、《北京人》、《家》(改编)、《罗密欧与朱丽叶》、《桥》、《艳阳天》、《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在这些影剧作品中,若隐若现地贯穿着一种既根源于中国传统神道文化,又充分吸纳外国宗教文化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密码模式。而这种密码模式,可以直接追溯到曹禺青少年时代就已初步显现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

一 童年时代的神道环境

曹禺本姓万,名家宝,字小石,小名添甲。田本相在《曹禺传》中认为,曹禺于1910年9月24日(农历八月廿一日)出生于天津租界,也就是现在的天津河北区民主道23号曹禺故居所在地。另据刘清祥、董尚华著《中国戏剧大师——曹禺》考证,曹禺其实是出生于湖北潜江的万氏塾馆。

曹禺的亲生母亲产后三天就因病去世。生母的早亡以及由此而来的恋母情结,决定了他对于富有牺牲奉献精神的善良女性的神圣美化。1982

年12月11日，晚年曹禺在致巴金信中表白说：

人是很不幸的动物，因为他有敏锐的感觉。但正因如此，才产生宇宙间罕有的事物，美的人和美的诗和艺术。有时，我想自然赐予我的种种够多了。我应该感谢母亲给我以生命，尤其是我，我的母亲生下我三天，便因产褥热死去，她才十九岁。我对她没有一点印象，只觉得一切做母亲的都可怜，都伟大，不可形容的美。美得让人心痛……①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字宗石，湖北潜江人，祖上几代都是家境清贫、饱读经书的私塾先生，致使万德尊常有“寒人（穷人）之子”的浩叹。万德尊15岁考中秀才，后来到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求学，1904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深造，先后在振武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毕业的第六期学员。他的同学中先后成为大小军阀的，有阎锡山、孙传芳、赵恒惕、李烈钧、程潜、李根源、胡谦、刘存厚、罗佩金、杨文恺、孔庚、张开儒、张凤翔、卢香亭、顾品珍、周荫人等。

万德尊学成归国后，考中清政府的陆军步兵科举人，被直隶总督端方任命为直隶卫队的标统。他先后娶过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姓燕，在万德尊留学日本期间病死于湖北老家，留下长子万家修和女儿万家瑛两个孩子。1909年冬天，万德尊续娶武昌商人之女薛氏为妻，一年后生下曹禺即万家宝。薛氏夫人去世后，万德尊与薛氏的孪生妹妹薛咏南结为夫妻。

继母薛咏南没有生育，一直把曹禺当作亲生儿子来看待。她是个戏迷，无论京戏、评戏、河北梆子、山西梆子、京韵大鼓、文明戏都爱看。曹禺3岁时就被继母抱在怀里到戏院看戏，潜移默化中成长为表演欲极强

① 田本相、刘一军主编：《曹禺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6卷，第478页。本书所引用的曹禺影视剧作品，大部分出自《曹禺全集》所收录的文本，不再逐一注解。

的一个小戏迷,家里一本一本的《戏考》,被他翻得滚瓜烂熟、破烂不堪。薛咏南还是个小说迷,她喜欢读《红楼梦》,能够把黛玉的《葬花词》背诵得声情并茂、滚瓜烂熟。《雷雨》中关于繁漪的舞台提示——“她是一个中国旧式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她的明慧,——她对诗文的爱好……”——中,就有薛咏南的影子。1981年7月28日,曹禺接受田本相采访时回忆说:“周朴园有我父亲的影子,在繁漪身上也可以找到我继母的东西,主要是那股脾气。”^①



● 继母薛咏南

继母还像曹禺影剧作品中的周朴园、鲁侍萍、焦母、曾皓、冯乐山、高老太爷、陈姨太、瑞珏、梅小姐、鸣凤、阴兆时那样,是一位佛教信徒。她从小就教曹禺背诵《往生咒》中的经典咒语“南无阿弥多婆夜,哆他伽多夜,哆地夜他,阿弥利都婆毗……”据曹禺在《〈日出〉跋》中介绍,1912年他两岁生日时,“母亲”薛咏南给他买来的“护神和玩物”中,就有他“最心爱的马瓷观音”。

辛亥革命之后,湖北籍的万德尊一直把自己的政治命运,与以黎元洪为首的湖北帮捆绑在一起。1923年6月,黎元洪因为直系军阀曹錕贿选总统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万德尊也只好赋闲回家,在天津意大利租界

^① 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6页。

的二马路36号过起寓公生活。他除了陪太太抽鸦片、与友人吟诗写字之外，还在一次中风后很虔诚地念起了《金刚经》。

对于当年或官场得志或失意下野的军阀政客来说，居住在外国人统治下的租界区里诵经礼佛、皈依宗教，是十分时髦的一种普遍现象：段祺瑞下野后“复归于禅”却又不甘寂寞，还要发起“佛教救国”运动以捞取政治资本。山东胶东半岛的小军阀刘珍年，甚至命令士兵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挖掘西太后和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创办号称庙会道的教派并且自任道首，几万官兵都是他的道徒。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一个顾和尚，从此迷恋藏传佛教，亲自领着法师给受戒官兵发放受戒证章。冯玉祥在接受来自苏联的革命理论之前，曾经一度号称是“基督将军”。孙传芳倒台后与万德尊一样在天津租界充当诵经礼佛的居士寓公，最后依然没有躲过血仇报复的血光之灾。与万德尊一起留学日本的阎锡山，干脆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组织方法照搬到山西农村，在村、间、邻的行政网络之外，另外组织“息讼会”、“监察会”之类的社会团体。村间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村干部”，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用老百姓的话说，阎锡山通过“村干部”控制农村社会，等于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抗日战争时期，阎锡山还组织过帮会式宗教团体“洗心团”，企图利用宗教神道的神圣天理来鼓舞斗志。

伴随着父亲万德尊和继母薛咏南的诵经礼佛，曹禺很小就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中外宗教。晚年曹禺在与田本相谈话时回忆说：

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段接触过教堂……少年时期，对生活有一种胡思乱想、东撞西撞的味道。接触一下教堂，到里边去看看，似乎是想解决一个人生问题，究竟人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人应该怎么活着，人为什么活着，活着又为什么？总之，是莫明其妙，觉得宗教很有意思。在清华大学时，有音乐唱片的欣赏，对巴赫的音乐有过接触。我对佛教不感兴趣，太讲出世了，跟父亲念了一段佛经，念不下去。读《圣

经》觉得文章漂亮……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的《复活》，我读过，我非常想看看复活节是怎么搞的，也想看看大弥撒，参加参加。它为什么叫人入迷？……一进教堂，就觉得它里面很高很高，在幽暗中所展示的是一个无边的苍穹，是异常宁静肃穆，圣母像美丽得不得了。人一进教堂就安静下来了，真好像使人的灵魂得到休息。其实我根本不信教，我现在是个共产党员，我更不相信上帝，但是我很喜欢教堂中那种宁静肃穆的氛围。^①

1917年，不满7周岁的曹禺，曾经有过替大总统黎元洪“圆光”的经历。这一年的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实力派军阀段祺瑞的内阁总理职务。段祺瑞跑到天津通电全国，拒不承认黎元洪的此项命令，导致保皇派首领张勋率领辫子军乘虚而入推行复辟。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黎元洪和幕僚们想出依靠“圆光”来预测政局的办法。由于万德尊时任黎元洪的秘书，小小年纪的曹禺便有了直接为大总统效劳的机遇和荣耀。

所谓“圆光”，就是把童男子曹禺即万家宝与另一名童女子关进黑屋子里，让他们把一张白纸贴在墙壁上，然后透过蜡烛的光线说出从白纸上看到了什么。这种以童男童女的灵性可以交通神鬼的“圆光”法术，只是中国传统道教巫术自欺欺人的一种老把戏，却为喜欢表演的万家宝提供了一次难能可贵的表演机会。在“圆光”过程中，当大人们问他看到什么时，他煞有介事地把代神立言的灵童角色扮演得活灵活现，说是自己看到了打胜仗的千军万马，而且从帽徽军服上看出率领千军万马的首领，就是大总统黎元洪……

与曹禺同时参加“圆光”的童女子，回答大人门的却是什么也没有看见的老实话。关于自己在“圆光”中的表现，曹禺晚年在与田本相谈话中解释说：“我当时是顺嘴溜出来的，讲得那么神气……其实，也不奇怪，家里

^① 《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21页。

有客人来，他们谈这谈那，有时也说点有关时局的东西，我虽然不能全懂，但也多少知道一点点。当他们问我时，我就顺着说了几句。也许这就是我生平第一次演戏吧。”^①

一个所谓的民选大总统和他手下为数众多的精英智囊，在穷途末路、黔驴技穷之际，竟然要借助七八岁的童男童女代神立言的老把戏，来预测自己连同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国传统神道文化与人类现代文明的难能接轨，由此便可见出一斑。

二 南开中学的戏剧活动

曹禺4岁的时候，同父异母的大哥万家修、大姐万家瑛，从湖北潜江的乡下老家来到天津万公馆。家瑛很喜欢小弟弟，是最早教曹禺识字的启蒙老师，自然也会从巫风很盛的湖北老家，带来不少民间流传的神怪传说。

在自己的政治前途被彻底断送之后，万德尊光宗耀祖的使命感变得更加急切。眼见在天津法政学院学习法律的长子万家修，毕业之后不仅没有成家立业，反而像自己一样染上鸦片烟瘾，万德尊一怒之下踢断了家修的一条腿。与父亲积怨极深的家修不等养好腿伤，便偷偷逃往哈尔滨，后来是继母花钱雇人把他找回家中的。家修回家之后依然旧习不改，在偷吸鸦片时再一次被万德尊发现。万德尊这一次没有踢打儿子，而是两膝一软跪倒在儿子面前，像《北京人》中的曾皓跪倒在曾文清面前那样撕心裂肺地哀求道：“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再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不——”

长子废掉之后，万德尊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小儿子曹禺即万家宝身上。

1922年8月，黎元洪复任大总统之职，万德尊被授予“藩威将军”称

^① 《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82页。

号,任将军府将军。这是万德尊官宦生涯的最高点。就在这一年,13岁的曹禺进入南开中学,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读起。1925年,曹禺加入由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弟弟、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的张彭春负责主持的南开新剧团,开始了他男扮女装的演剧生涯。1927年7月,张彭春决定把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选定曹禺扮演剧中的女主角斐特拉。该剧的排演费时两三个月之久,原打算在10月17日南开校庆时公



● 1928年6月曹禺南开中学留影

演,由于剧名触犯天津军阀褚玉璞的忌讳而遭到禁演。直到1928年易卜生100周年诞辰之际,该剧才由张彭春易名为《刚愎的医生》正式演出。

继《国民公敌》之后,曹禺又在易卜生的《娜拉》中扮演女主角娜拉。该剧于1928年10月17日,也就是南开中学校庆日公演,演出时南开礼堂座无虚席,几无插足之地。连演两天后,天津妇女会认为此剧对于提倡女性解放的女权事业很有帮助,特邀南开新剧团加演一场。

除了易卜生的两部经典戏剧,曹禺当时参演的话剧剧目还有霍普特曼的《织工》、丁西林的《压迫》、田汉的《获虎之夜》和未来派戏剧《换个丈夫吧》。1926年校庆前夕,校长张伯苓宣布京剧开禁,曹禺还与一批京戏迷为初中毕业班同学演出过《打渔杀家》和《南天门》,两剧中的男主角萧恩和曹福都由曹禺扮演。《南天门》又名《走雪山》,剧中的曹福是一名义仆,为了救护小姐曹玉莲,他在大雪纷飞中冻倒在雪地之中,弥留之际有一段长歌当哭式的唱腔和道白,被曹禺表演得声情并茂:

[西皮导板] 耳边厢又听得有人呼唤,/咳,小姐呀!/[二六] 尊一声小姑娘细听我言,/实指望保姑娘脱离大难,/有谁知行至在中途不